

「臺灣原住民史」教學心得分享 （東華大學）

「台湾原住民史」教育の所感について（東華大学）
“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” Course: Teaching Remarks (NDHU)

文・圖 | 潘繼道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）

我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，目前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。我的曾祖父，據祖父說來自福建，是晚清甲午戰爭、乙未割台後，留在東台灣的最後一批清兵；我的曾祖母，是從荖濃溪遷徙到新開園（池上鄉錦園村）的平埔熟番；我的母親，則是從竹東遷移到加納納（瑞穗鄉舞鶴村）的客家人。我因熱愛鄉土及身上流有閩南、客家與西拉雅平埔族大武壠（大滿）亞族不同族群的血液，因此，常會在課堂上花一些時間介紹鄉土歷史與族群關係，以使學生關懷自己的鄉土及周遭的人群，並學習相互尊重、提攜。



個人專長與教學態度

我的專長是歷史學，由於受到「史學方法」的訓練與影響，使我在看問題時能夠提醒自己從多角度思考。台灣史、台灣鄉土文化、東台灣歷史文化（花蓮歷史）、東台灣發展史、東台灣歷史研究、南島文化史、南島文化概論、台灣原住民史、東台灣原住民專題、東

台灣原住民史、族群與歷史、區域研究法、地方文史編撰、文化地理、台灣文化專題設計等，是我最常教授的科目，也是我跟學生互動較多的課程。藉由這些課程，試著以自編教材，用淺顯易懂的內容，讓學生瞭解台灣的過去與文化發展，也讓外地來花蓮就讀的學生，認識花蓮、東台灣的歷史，並漸漸熟悉漢民族以外原住

「臺灣原住民史」這門課的「教學目標」，是期望藉由瞭解台灣原住民族歷史，來補足以漢民族為中心下的台灣歷史空白，並藉由族群間歷史與文化的認識，達到族群間相互尊重與提攜，共創台灣璀璨的歷史文化。



民族的歷史與文化。我儘可能地讓學生適才適所的發展，讓他們自由表達，學習多角度觀察、包容多元的聲音，並試著讓學生懂得尊重不同的意見、欣賞不同的族群與文化。

通識課程「臺灣原住民史」的開設

在此即以我在校內開設的通識課程「臺灣原住民史」，分享我個人的教學心得。「臺灣原住民史」這門



花蓮縣富里鄉大庄公廨平埔族夜祭。

課的「教學目標」，是期望藉由瞭解台灣原住民族歷史，來補足以漢民族為中心下的台灣歷史空白，並藉由族群間歷史與文化的認識，達到族群間相互尊重與提攜，共創台灣璀璨的歷史文化。回想新課綱實施以前的台灣歷史教科書，與原住民族群相關的內容、材料嚴重不足，似乎只有在台灣的史前史，或原住民族群分類、文化概論中見到原住民的影子，其餘篇幅就好像他們完全漢化似的，消失了蹤影。因此，我在大學部的通識課程支援、開設了這門課程。選修這門課的學生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學生都有，選課人數如果不去控管的話，甚至會超過150人。雖然是通識課，但我從不希望

學生將其視為是「營養學分」。我企盼藉由這堂課，讓學生瞭解並思考無文字民族長期以來在國家力量進入，與優勢民族撰寫原住民歷史時所產生的偏見，甚至是歧視文字。

課程規劃及教學內容

課程的教學內容，是以台灣近代原住民族歷史為主，我從引言、台灣的原住民地名——包括台灣（大員、臺員、臺窩灣）、志學（紫珠、杜紅）、馬太鞍（樹豆）、太巴壠（螃蟹、從山上降下）、七腳川（薪柴）、荳蘭、薄薄、里漏、崇爻、奇萊、佐倉、璞石閣（風塵之巷、蕨）、安通（甕座、紅座、臭）、知本、富世、秀林（武士林，於鬼茅割下燒毀的痕跡中產生的新

我能夠給的只是參考答案，因為更多的解答，必須由學生自己去尋找，這樣的答案會讓他們記憶深刻。而親自跑過田野或口述歷史現場，將讓他們對學習的印象更深，並進而在花蓮的學習生活中，更瞭解花蓮，甚至更深愛花蓮。



芽）、立霧（鯤，タツキリ；或岩石，タツシリ）、基隆、凱達格蘭、北投、萬華、烏來、苗栗、大甲、沙鹿、大肚、民雄、麻豆、赤崁、玉井、高雄、噶瑪蘭、加禮宛（瑪瑙、沙崙）、羅東、馬賽等，台灣的原住民族與文化、清領前期的原住民族政策、清領前期的原漢關係、平埔族群遷徙史、晚清「開山撫番」與原住民族群抗爭、日治前期的「理蕃」政策（1895-



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「加禮宛戰役 / 達固湖灣戰役紀念園區」內的「紀念1878」紀念碑。

1914）、「七腳川事件」與「太魯閣之役」、「太魯閣之役」後的「理蕃」政策（1915-1930）、「霧社事件」與日治晚期的「理蕃」政策（1931-1945）、戰後的原住民族政策（1945-2000）、近年來的原住民族運動與民族復興運動等，依照時間順序來安排，透過授課與討論、研讀相關史料、專書與期刊論文等來進行課程。

課堂上實際教學模式

上課時，我經常會拋一些問題讓學生去思考，或將自己長期在花蓮田野調查、口述歷史的經驗與學生們分享，我能夠給的只是參考答案，因為更多的解答，必須由學生自己去尋找，這樣的答案會讓他們記憶深刻。而親自跑過田野或口

述歷史現場，將讓他們對學習的印象更深，並進而在花蓮的學習生活中，更瞭解花蓮，甚至更深愛花蓮。將來畢業、踏出校門，有機會的話，能成為原住民相關文史撰寫的尖兵；面對問題，不會先入為主，或只用單一角度思考，同時能以同理心去做同情的瞭解。我在課堂上曾提及「台灣原住民與台灣史誰是『民族英雄』？」讓學生思考過去所學歷史中的原住民歷史：

無文字的民族，缺乏、也無法以文字記錄自己族群的歷史，因而由其他強勢的族群來撰寫自己族群的歷史，如此，喪失了歷史教育的詮釋權與主導權，同時也容易產生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文化的偏見，也因此教科書中經常會出現所謂的「民族英雄」。所謂的「民族英雄」，到底是誰的「民族

英雄」？漢民族的民族英雄，是否也能成為其他族群的民族英雄呢？漢民族的民族英雄，常是少數民族的痛，甚至使少數民族遭受汙名化。過去太過於強調漢民族的民族英雄，而傷害了其他邊疆或是少數民族的情感，例如吳鳳的傳說對於原住民族群（尤其是鄒族）就是一種傷害，容易使原住民族群被認為是野蠻而受到歧視。

而相關的授課講義、PPT，我都會上傳到校內的「東華e學苑」學習網頁，以方便學生進行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。因為是通識課程，在學期中與學期末會安排兩次筆試，讓學生檢視其課堂所學。我期待藉由此課程，拉近學生與這塊土地、族群的感情，讓學生因為熟悉自己的鄉土，而熱愛自己的土地與文化，並進而將視野帶到台灣以外的地方，以進行比較、歸納，將學習的心得內化，成為自己永遠的寶藏。

立足花蓮 胸懷台灣 放眼世界

我也曾在課後收到學生的信件，回饋其學習心得。其提到：

謝謝您這一學期的教導，我是真心喜愛這堂課，協助我補足了身為台灣人應具備的史觀與歷史常識，滿懷愧疚的同時，也從這堂課獲益良多，在



撒奇萊雅族火神祭。

土地認同與歷史知識、對族群的理解上皆有所成長。這是我大學求學中，影響我甚深的一堂課，作為一個在這個土地上成長的人、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公民而言，皆是如此。（2023/01/02）

不管是原住民歷史或是非原住民歷史，歷史這門學問，是讓人累積智慧，並能以更嚴謹、更多角度判斷思考問題的學問。它絕對不是一門枯燥、背誦年代或人物姓名等的科

目。我一直相信「教學相長」，因為我也從學生的回饋與互動中持續成長。我不希望自己是「以過去的知識，教現在的孩子，適應未來的生活」，時代在演進，知識也在不斷地進步，我跟學生都必須持續地往前邁進與學習，我期待學生除了多角度思考、判斷與尊重多元文化之外，也能立足花蓮，胸懷台灣，並放眼世界。◆



潘繼道

花蓮人，1966年生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。目前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。研究領域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、東台灣歷史文化等。著有《國家、區域與族群-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（1874-1945）》等。